

文學家蘇雪林的故事

● 朱士烈（前總統府國策顧問、中外雜誌社顧問、國立武漢大學台北校友會理事長）

慕梅高潔取字雪林

蘇雪林（一八九七—一九九九）為當代傑出的文學家、作家、教育家，著作宏豐，散文、小說風行一時，早在卅年代即名滿全國。早年任教東吳大學、武漢大學。來台後，任師範大學及成功大學教授，她的學術力作「唐詩概論」及「屈賦新探」，獲學術界極高的評價。

蘇雪林，安徽太平人，原名蘇小梅，後去掉小字，改為蘇梅，留法時，慕明代詩人高啟詠梅詩：「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的意境，取雪林為字，以後遂以字行世。

蘇雪林生於一八九七年三月廿六日（清光緒廿三年二月廿四日），據她後來自述家世，指其為眉山蘇轍之後，明末流寇

張獻忠入川，蘇姓一支逃離四川，輾轉至安徽太平縣名為嶺下的地方住下，長做太平人，蘇雪林即其後代。清代中葉洪楊之

光，太平軍陷太平，蘇家祖先曾逃到江西避難，戰後，又回到太平，家貧，沒有人讀書，蘇雪林的祖父蘇錦霞不識字，自幼被送到徽州的一家當舖做學徒，逐漸升至夥計。其祖父雖不識字，但勤奮好學，後來打得一手好算盤，也認識不少字，當舖主人很器重，出資協助他捐了典史的功名，典史負責緝賊捕盜，俗稱「捕廳」。她的祖父曾在浙江瑞安縣當典史，瑞安濱海，盜賊如麻，她祖父捕了幾批江洋大盜，立下功勳，適逢瑞安縣正堂出缺，上級即委他代理，不久真除，蘇雪林即生於祖父的縣衙裡，所以幼名「瑞奴」。她的祖父以後陸續轉調金華、蘭谿、仁和、錢塘等

縣，直到民初才卸職，病逝上海。

幼時祖母強制纏足

蘇雪林的父親蘇錫爵，字少卿，是位讀書人，曾經遊宦山東，母親杜氏，為同縣卓村人，杜太夫人身強體健，吃苦耐勞，稟性溫良誠實，卻一輩子受其祖母高壓箝制，受盡苦楚，忍辱負重，從無怨言。蘇雪林的第一篇成名小說「棘心」，就是影射其母。蘇雪林的祖母，重男輕女，所以在她四歲時，即要求其母為她纏足，後來其母隨父親去了山東，蘇雪林留在老家，其祖母即親自替她纏足，終把她的腳纏到其理想標準，可是她卻成了「形殘」之人，以致外出讀書或留學海外，都自慚形穢。

蘇雪林生於新舊交替的時代，又居於鄉下，風氣閉塞，一般人都沒機會讀書，

女子尤然。蘇家自她祖父做官後，開始重視讀書，特別延師開設家塾，供子弟讀書。但女孩卻無讀書的權利，幸其二叔蘇錫衡讀過一些新書，思想開通，認為女孩也應讀書識字，將來好看懂家信，能記家庭流水帳，免做睜眼瞎子，於是闢了兩間小屋，作為女塾，她與胞姊、堂妹才有機會入塾啟蒙，先讀《三字經》、《千字文》，接著唸《女四書》和《千家詩》，並增讀實用性知識，如《湯頭歌訣》及《本草綱目》。二年之間認識一二千字後，家中即不允繼續自由求學。

渴望求知考入女師

輟學後，姐姐淑孟已十五歲（長蘇雪林五歲）便回到閨閣，與針線為伴，學刺繡縫紉，蘇雪林卻天生與書有緣，偷溜進叔兄書房，把三國、水滸、西遊、征東、封神榜一類的小說拿來當課本閱讀。她自幼靈動不羈，聰慧敏悟，能想出各種辦法，逃避那時代一般女孩沉悶、黯淡無趣的童年生活，替自己營造快樂而藝術的一方天地。春秋佳日，她跟隨叔兄們到野外釣魚、捕蟬；盛夏溽暑，在槐蔭藤架下聚精會神聽衙署老伯老媽講述趣味民間故事，

聽了狐仙鬼怪的傳說，又閱讀《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之類的文言小說。清末林紓翻譯西洋小說盛行，《巴黎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鬼山狼俠傳》、《撒克遜劫後英雄錄》等林譯小說都曾捧讀，使她於中國小說之外，又發現一個新天地：覺得外界風光瑰奇，令人神往，故事哀感頑豔，沁人心脾，讀得幾乎著了迷，於是萌動創作慾望。她仿照林琴南的筆調記日記，所記內容無非是幾隻小貓的起居及日常生活瑣事，也有些描寫景物的小品，流利自然，這是她童年稚嫩無憂歲月的真實紀錄。

蘇雪林又跟長兄習畫，初畫山水，著淺墨色的尺幅，頗有章法和韻致，流露出藝術天分，接著又自讀唐詩三百首。十三歲時，她自出題「秋花」，寫下「林下荒雞喔喔啼，宵來風雨太淒其，荷鋤且種海棠去，蝴蝶隨人過小池」婉麗有風味的七絕。（輯入燈前詩草，少作集），顯露出非凡的悟性及靈性。

進入青春期，蘇雪林並無少女懷春的煩惱，滿心求知慾，一九一四年秋，她未知會家人，獨自前往報考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師範，以國文滿分的優異成績獲得錄取

。第一女師校地設在省城安慶的百花亭，原為巡警學堂，即革命先烈徐錫麟刺殺恩銘的地方，蘇雪林入校後有感，賦詩云：「江淮百戰草猶腥，忠烈墳前草木青。贏得河山留正氣，至今白骨有餘馨。」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妄圖以「二十一條」亡華，消息傳來，舉國震驚，蘇雪林激於義憤，戎裝倚劍留影，以申斬倭報國之志。有《自提倚劍小影》詩：「也能慷慨請長纓，巾幗誰云負此身。摩挲寶刀光照膽，要披巨浪斬妖鯨。」安慶地區，受「天下文章在桐城」的影響，文風甚盛，校長徐皋甫以學校能有蘇雪林這種能詩會畫的高材生而引為自豪，每逢年節，學校家長、社會名流都到女師向她求詩索畫，曾經任過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得到過她畫的一幅立軸山水。於是「女師有個蘇小梅」，「江城才女蘇小梅」的美譽，在安慶家喻戶曉。

一九一七年，蘇雪林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一女師，留母校附小任教。兩年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在各地招生，女師校長徐皋甫推薦她前往報考，一九一九年秋，蘇雪林匆匆北上，抵北京已誤了考期，但她求學的渴望，感動了女高師國文系主任

陳鍾凡，破例允她旁聽，不久因成績優異而轉為正科生，和她同時轉讀的還有日後成名的女作家黃英（慮隱）。

放棄高師文憑留法

蘇雪林到北京不久，爆發「五四」新文化運動，她強烈的感受到時代的蛻變和思想的新生。女高師聘請了胡適、李大釗、周作人、陳衡哲、吳貽芳等一批文化菁英授課，使她的整個心靈都被新思潮所鼓動。她自稱：「每天我們都可以從名人的演講裏，戲劇的宣導裏，各會社的宣言裏得到一點新刺激，一點新鼓勵。我們知道什麼是革命，什麼是反抗，什麼是破壞。」

接受新思想洗禮的蘇雪林，女高師求學階段，是她邁向文壇的起點。她捨棄文言，嘗試用白話寫作，以理性主義「五四人」自命，用筆名向報刊投稿，以「靈芬女士」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與同學周寅頤編《益世報·婦女週刊》用「老梅」、「雙梅」署名，此外還有「杜芳」、「杜若」、「肖青」等筆名。每月都要寫二三萬字文章。

一九二一年，蔡元培、吳稚暉及李石曾在巴黎創辦中法大學，招考留學生赴法

，她無視即將到手的女高師文憑，足以讓她取得中學校長職位，毅然報考，獲得錄取，於同年八月十三日由吳稚暉率領赴法，於九月廿五日抵馬賽轉里昂，進入中法學院，由於自幼喜好繪畫，蘇雪林於補習法文一年後，進入里昂法國國立藝術學院，後因眼疾，改習文學，留法期間，寫了不少現代詩及散文，翻譯莫泊桑的作品，寄回國內，發表於晨報副刊。

一九二五年暮春，花都芳菲似錦，蘇雪林卻突接到母親杜太夫人重病的訊息，只得匆匆回國，在太平鄉嶺下故居親侍慈母湯藥，旋承母命，以二十八歲年齡，與在南昌時由祖父訂下的對象張寶齡結婚，希望給母親沖喜。婚後，因為兩人性格不合，落落寡歡，造成她分居獨處的一生。三個月後，其母病逝，年僅五十四歲。母親的辭世，給她極大的創傷，她幾乎犧牲自己一生幸福，來挽救母親，竟未能如願，她後來成名的小說「棘心」，即用以紀念慈母。

列名五大女性作家

一九二六年春，蘇雪林到上海，開始在大學執教，先後任教於蘇州東吳大學、上海滬江大學、省立安徽大學、國立武漢

大學，其中在武漢大學任教最久，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八年。這段期間她一面教書，一面勤奮創作和學術研究，是其一生精力最充沛、創作最旺盛、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其成就有以下數端：

一、一九三一年後，蘇雪林以「綠漪女士」署名的散文集「綠天」與長篇自傳體小說「棘心」相繼出版，在文壇和讀書界產生巨大反響，因才名及文名，綠漪女士、冰心女士、沅君女士、凌叔華女士、丁玲女士並列為新文學五大女性作家。「綠天」初版於一九二八年，這部散文名著，含有六個長短篇，出版後為幾代讀者所喜愛。「我們的秋天」中的「扁豆」、「禿的梧桐」還被大陸和臺灣初中國文課本選作範文。「棘心」初版於一九二九年由上海北新書局發行，因受讀者青睞，到了一九三五年已出版至第七版。這本自傳體小說的成功與影響，在於作者以人物性格為中心，塑造了一個概括某種社會特徵而又具獨特個性的鮮活人物——深刻展現五四後舊式傳統家庭出身的知識女性的性格和思想。同時觸及「五四」後海外留學生生

活，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蘇雪林的散文自成一家，歷來受人稱道：「在她的著作裏，關於自然描寫最多，而技術的成就特好」。她以率真、清新、雋麗的文字，童心、自然、母愛的主题，為讀者展示一幅幅生意盎然的畫卷，輕倩靈動的筆觸，彷彿是溫潤的手，牽著你走進自然的懷抱，去領略奇妙無窮大自然的清芬可愛。「綠天」中無論是描寫青山綠水、森林大地，抑或是花草蟲魚，無不讓人感到大千世界溫馨和美，給人以陶冶性靈的愉悅，同時又享受到閱讀快樂。

二、除創作小說、詩歌、散文外，蘇雪林也關切文壇狀況，曾對二、三十年代活躍在文藝界的許多作家及其作品作系統的研究和廣泛的論評。她一生末以文藝批評家為名，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她發表數十篇切中肯綮的作家作品專論，縱橫捭闔地展現了新文學運動十五、六年間蔚為壯觀的創作風貌，稱她為新文學的文藝評論家實不為過。

一九三一年，蘇雪林由安徽大學轉往武漢大學任教，除講授「中國文學史」、「基本國文」外，文學院院長陳源又請她講授「新文學研究」，當時尚未有任何大

學開過這門課，原因是新文學運動發展才十來年，有關新文學的資料匱乏，不成系統。但她毅然接下重擔，為了滿足大學生對新文學的喜好和慾望，她白手起家，有系統整理出一套新文學架構。她閱讀作品，蒐集資料，編寫講義，邊教邊寫，花了數年心血，終於將新文學講義的五個部分：新詩、散文、小說、戲劇、文評的內容完成。同時，她又將講義中部分專題深化，形成數十篇理論文章，發表於當時很有影響力的文學刊物上，讓讀者及時了解新文學的進程和概貌。如「論胡適的《嘗試集》」、「凌叔華的《花之寺》與《女人集》」、「刊新北辰」、「劉半農《揚鞭集》讀後」（刊人間世），「沈從文論」（刊文學），「《阿Q正傳》及魯迅創作的藝術」（刊國聞報），「現代中國戲劇概觀」、「周作人先生研究」、「多角戀愛小說家張資平」、「俞平伯和他幾個朋友的散文」（刊青年界），「論聞一多的詩」、「論李金髮的詩」（刊現代），「郁達夫論」（刊文學月刊）等。自新文學誕生以來，還沒有那一位文藝評論家寫過涉獵面如此廣泛的大塊文章。蘇雪林的文藝批評雖僅是一家之言，但無門戶與派別之

見。她評論一位作家及其作品，注意將作家生活經歷、藝術風格與所屬流派作綜合考察，故對其藝術傾向、作品優劣把握準確；筆鋒犀利，精當謹嚴，出刀見血，淋漓痛快。加之她本人即為作家，且才大學博，新舊文學學養深厚，又善於融匯西方文藝理論的精華，故議論恢宏，行文開闔動蕩，波瀾起伏，迸射出創作的激情和理論的睿智，兼述個人的文學主張和獨到的見解，加深讀者對所論作家或作品的認識，給人以一氣讀完才肯釋卷的閱讀興致。

蘇雪林後來把新文學講義和發表的論文結集為「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這部著作四十五萬言，七十二章，論評作家、詩人、戲劇家數百人，評點其代表作近千部，宏篇大著，凝聚她十多年辛勤耕耘的心血。

發掘李商隱戀愛史

三、蘇雪林對文學的學術研究，特別濃厚，她的第一本學術著作「李商隱戀愛事跡考」，出版於一九二七年，當時她年僅卅歲，是她任教東吳大學教授「詩詞選」的研究心得。

晚唐天才詩人李商隱的詩，辭藻華麗，聲調和美，「寄託深而措辭婉」，素以

隱僻難於理解著稱，千餘年來人們解讀李義山詩，眾說紛紜，人言人殊，未得真髓。蘇雪林解析李商隱詩，循一條科學而嚴謹的治學路徑；先將李商隱存世六百餘首詩分類排定，考諸宋以來各家箋注李詩的正誤，再據《唐書》、《通鑑》、《唐才子傳》等史料，了解其生平、交遊、仕宦之經歷，仔細推敲每首詩的寫作背景，最後煞費苦心地搞清其用典的神秘寓意，終於尋找到這位浪漫詩人戀愛的蛛絲馬跡，揭出了風流才子一生愛情的秘密：原來李商隱詩中為數甚多的《無題》和那些《可嘆》、《一片》有題等於無題的詩，不是寄託身世，也非諷刺他人，而是別有喻義，李詩除了幾首朋儕遊宴應酬之作外，大部分都是極香豔、極纏綿的情詩，曲折深婉地寫他一生與女道士的豔遇及與宮嬪刻骨銘心的紀事詩。唐代的社會風氣崇尚自由而開放，觀唐人繪畫，女性服飾袒胸露背，穿著大膽，在追求戀愛方面，也是縱懷直露，毫不掩飾的表白。如與李商隱同時代的女道士魚玄機，雖身處道觀，也敢寫《情書寄李自安》、《春情寄子安》等與情人酬答的詩。男性則更不用說，溫飛卿、韓偓都喜作風流側豔之辭，那麼何獨

李商隱卻偏偏掩藏行跡，說些若明若晦叫人猜啞謎的話頭呢？對此，蘇雪林作了令人信服的解釋。《李商隱戀愛事跡考》一書，幫我們打開了窖藏的八寶箱，探得詩人心田，從而深深體味到他「深情綿邈」、「哀感憂傷」之作的難言之隱，隱蔽的絕妙，擊節讚美！那一種迷離朦朧「隱僻的美」，「鏤金錯采，瑰麗精嚴，是一種最高級的唯美文學。」「孽海花」作者曾孟樸對《李商隱戀愛事跡考》極為欣賞，指該書索隱鉤沈，嚴密考證，言人所不言，見人所不見，解釋了李商隱詩積疑已久的懸案，而稱她為「文壇名探」、「故紙堆裏的福爾摩斯」。

四、壯年時期，蘇雪林潛心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她曾自道寫學術論文的興趣，比寫文藝性文章，興趣濃厚許多倍。一九三三年，她的兩本學術論著「唐詩概論」及「遼金元文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唐詩概論》以嶄新的視角，明敏弘卓的藝術感受，捨傳統關於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分期，以現代文藝理論作宏觀考察，用古典、浪漫、寫實、唯美、哀頹來界定唐代詩歌的分野及藝術特徵。全

書二十章，脈絡明晰，持論透闢，棄陳言注新解，為後來治唐詩者多有取資。

《遼金元文學》補文學史的遺闕，梳理遼金元文學概貌，尤以「元曲三種類與構造」及「元人小說」兩章最為精到。後者舉證指《水滸傳》的著作權應為羅貫中和施耐庵共享，並指出：「《水滸》、《三國》、《隋唐》的傳說，都有幾百年的歷史，到元末而集成成為整部的小說，但文字均為幼稚，結構亦甚散亂；其成為今日狀況，則不知經過明清人幾十次修改了！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撰文激勵抗日士氣

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開始，當時蘇雪林住在上海，「八一三淞滬戰役」，她目睹國軍將士浴血抗敵，壯烈犧牲，愛國心油然而生，立即將嫁奩三千元，加上教書薪俸省吃儉用買來的兩根金條捐了出來，作為抗戰經費，此事經上海報紙報導，掀起一股獻金熱潮。

一九三八年春，蘇雪林隨武漢大學遷至四川樂山，初到樂山的五個月，她以滿腔愛國熱忱，撰寫一本廿多萬字的「南明忠烈傳」，細述反清復明志士仁人捍衛宗

白化」在一九九六年應出版社要求由她本人修訂後在臺灣再版。

研究屈賦全球搜秘

中邦，寧死不屈的忠烈故事，以激起國人的愛國情操，抗戰期間，她還出版了一本隨感錄「屠龍集」，謳歌中華兒女英勇殺敵，衛國捐軀的壯烈。抗戰後期，她開始研究屈賦。先後撰寫「《天問》整理之初步」、「屈原《天問》中的舊約創世紀」等學術論文。由於屈原作品牽涉到神話、宗教、民俗、天文、地理等諸多領域，甚至追溯到人類起源與文化起源的大問題，探屈賦之妙，解「天問」之謎，成了這一時期她學術研究的主要課題。

一九四九年五月，大陸戰禍漫天，她應香港天主教真理學會之聘，任該學會「公教報」與「時代學生」兩刊編輯。在港期間，除正常編輯事務，還要為教會出版的聖書撰寫書序及書評。是年出版「中國傳統文化與天主教」，闡發我國六經中所言「上帝」、「昊天上帝」與希伯來的「上帝」完全相類，引六經諸例與「聖經」對舉，提出世界文化同出一源，希伯來文化影響中國文化至深，兩度傳到中華，一在夏時，一在戰國中葉。一九五〇年她受香港真理學會委託，翻譯法國里修聖女小德蘭自傳「一朵小白花」。兩譯著在宗教界廣為流布，傳閱不衰，其中「一朵小

一九五〇年，為研究西方神話，解決屈賦疑難，年逾六十的蘇雪林再度赴法留學，於法蘭西大學旁聽E. DHOMÉ教授講述巴比倫及亞述宗教神話，藉助巴黎大學的中文藏書，閱讀西亞諸國的宗教、神話，深入研究英、德、法漢學家有關屈賦的著作，跑遍大小書舖，搜集有關屈賦的資料。

留法兩年，因閒居在台的胞姊病重，乃於一九五二年由法國回到台灣。抵台後，由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劉真之聘，為中文系開「基本國文」、「楚辭」兩門課。講授「楚辭」的目的，意欲通過教學來推動學術研究，其次「教學相長」，能在學生的發問中得到重要啟示。她在師院講姚鼐《登泰山記》時，檢索《古今圖書集成》裏泰山故事，無意間發現「泰山司命」字樣，想到法國某漢學家有「司命乃死神考」之說，而泰山東嶽屬冥司之職，為齊地八神的地主，西亞神話中大地屬女神掌管，中國人忌諱死字，故九歌中的司命必是死神無疑。於是撰寫「論九歌大司命」

，指出九歌是整套神曲，乃祭九重天神之歌，九歌的歌主是隸屬於同一集團之神明。

破譯中西文化之謎

一九五六年，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成立中文系，蘇雪林羨古都寧靜，且校方又允配新建宿舍一幢，可以將居住在左營的胞姐接來，組成「姐妹家庭」，遂辭去師院教職，任教成功大學中文系。此後，她又出版了數十種著作，但她並不看重。晚年，她念茲在茲的還是屈賦研究，一九七三

年，七十七歲的蘇雪林自成大退休，全心致力屈賦，到了一九八〇年，八十四歲的她，卒告獻出她最堪自豪的宏篇鉅構「屈賦新探」，這部皇皇大著計四集一百八十八萬言。第一集「屈原與九歌」，第二集「天問正簡」，第三集「楚辭新詁」，第四集「屈賦論叢」。前三集為屈原評傳及其作品的疏解、闡釋，後一集為半個世紀以來研究屈賦論文的總匯。

蘇雪林的屈賦研究，不蹈前輩學人在經史故紙堆裏皓首窮經的舊轍，另闢新徑，憑藉深厚的國學根柢，廣博的西方宗教、神話知識，以比較文化學的新視野，對屈賦進行東西方文化研究；以域外文化—

兩岸土地學術研討會十周年誌盛

● 編 者

——兩河流域、波斯、埃及、希伯來、印度、希臘諸國的神話傳說、宗教故事、天文地理等古文化因子，與戰國文化的對照比較，並以豐富的上古史料和現存的歷史遺跡為證據，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來審視戰國文化的獨特景觀，詮釋屈原作品中某些語詞及典故不見諸中國經史的緣由，揭示屈原賦裏傳遞出的罕為人知的奧妙，包括大量域外宗教神話及其他文化分子。易言之

，屈原作品中蘊含許多令今人驚嘆的外來文化的痕跡，這些域外文化因子，不載於中國典籍，兩千多年來一直未有人破譯，成為千古之謎，而由蘇雪林賦予新解。

蘇雪林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病逝於台南成功大學附屬醫院，高齡一百零三歲，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長壽的作家。一生跨越兩個世紀，以教師為職志，以創作散播文化種子，身後留下豐富的文化遺產。

產，計有小說三本、散文十七本、詩集一本、戲劇兩本、譯作兩本、傳記文學三本、文藝評論九本、學術研究十三本、日記十五本、山水畫冊一本，總字數逾二千萬言。新文學發展近百年間，在文學藝術領域有如此輝煌成就者，僅蘇雪林一人而已！她是女作家群中大師級學人，集詩人、作家、學者、教授於一身的世間少有的奇人。（取材自國史擬傳）

第十屆兩岸土地研討會於二〇〇一年九月一日起在國立台北大學資訊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考試委員，前中興大學地政系主任趙淑德教授及大陸中國土地學會主任李煥俊共同主持，考試院長許水德、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成聖教授、中國土地研究所所長李鴻毅、台北大學副校長梁發進及張維一、吳容明、柯三吉等貴賓應邀參加，會中四川土地學會副理事長徐杰、行政院農委會農業企劃處科長林

茂雄、重慶市國土學會名譽會長高群、曲福田、內政部營建署副署長柯鄉黨、政大地政學系副教授楊振榮等兩岸學者專家均作了深入而廣泛的探討，結合兩岸經驗為新世紀帶來啟發，中外雜誌四一六期對兩岸學術交流曾作了詳細的報導，受到海內外讀者熱烈的回響，紛紛來函，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討。

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成聖教授應編者要求，特為賦詩紀盛，詩云：

地政原為立國基
千秋分合惑難知
如今兩岸群賢集
畫野制宜仔細思
學術交流近十年
須教滄海變桑田
鴻論興利期長久
合是中華統一篇

自一九九二年始